



II 最后的炮轰
ОСЛЕДНИЕ ЗАЛПА

〔苏俄〕邦达列夫◎著

南方出版社



最后的炮轰

[苏俄] 邦达列夫 著 孟庆枢 译

ПОСЛЕДНИЕ
ЗАЛПА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炮轰/(苏)邦达列夫著;孟庆枢译.-海口:
南方出版社,2003.9

ISBN 7-80660-928-8

I.最… II.①邦… ②孟… III.长篇小说-苏联 IV.I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731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张俭雄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61 千字 印数:1-12000

定价:10.00 元

译 序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1924—)是位我国读者很熟悉、也很喜爱的作家。他曾任苏联作协书记和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苏联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主席。在卫国战争期间,还在中学读书的邦达列夫投笔从戎,转战南北,立过战功。战争结束后,他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他在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早期作品收入《在大河上》和《夜色已浓》等集子里,这是写苏联公民崇高道德情操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是《指挥官的青春》(1956)。这部小说是以作家在契卡洛夫炮校学习为素材而创作的。小说虽然写了战争,但是故事发生在敌后,可以说它只是战争的反射。真正描写战争,并成为作家的成名作的还是《营队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这两部作品轰动一时,使作家一举成名,接着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寂静》(1962)及其续篇《两个人》描写了苏联人民战争后的生活,揭示了经过战争洗礼的人们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承担自己的责任,作品中充满了对个人迷信的批判。《热的雪》(1969)是反映卫国战争的“全景文学”的代表作。一九七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岸》则将战争与和平纵横二十六年进行了多层次的描写,揭示了人与战争、人与历史的关系等重大主题。这部作品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金。他与库尔加诺夫合写的电影剧本《解放》获得了列宁文艺奖金。进入八十年代,作家又发表了两部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前者通过两位同窗学友在关键时刻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强调了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性。后者则揭示了在人生中嫉妒、冷酷是阻碍事业的发展,残害人心灵的恶习。

《营队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这两部作品,在苏联文学界曾引起争论。在我国,对于这两部作品也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样的作品“宣扬了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有人则认为“表

现了英雄行为”“写了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心灵真实”。到底这两部作品表现了什么思想以及应该如何评价它们,这是许多读者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评论任何一部作品都应从作品实际出发。这两部中篇小说反映了卫国战争的片断。《营队请求火力支援》写的是苏军在解放第聂伯城时,有两个营奉命深入城南敌后,牵制敌人有生力量,以策应攻城部队。原来决定以相当火力支援这两个营,但是,后来上级的计划改变了。主攻方向改为城北,火力全部北移,师长伊维尔扎夫没有也不大可能采取得力措施,致使两个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损失惨重。其中一个营生还者中有五人。连长叶尔马科夫大尉与师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小说以解放第聂伯城而结束。《最后的炮轰》则描写了苏军在波捷边境的一场阻击战。一个炮连在前哨阵地担任拦截大批溃逃德军的重任,连长诺维科夫大尉在卫国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仍然无私无畏,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负责。在这场战斗即将结束时不幸牺牲于自己的炮火之下。

诚然,这两部小说的情节是很紧张而扣人心弦的,但是,作家的本意并非在于描述两个惊险的战斗故事。作家自己曾说过:“伟大作家构思情节从来不是为了刺激读者的兴趣,读者感兴趣的是作品的主题,是主人公的思想、行为,是作品的社会作用。”^① 作家所着力刻画的是“战火中我的同时代人的一切重要特征。”^② 在这两部作品里作家所要突出的是崇高的人性。在《营队请求火力支援》中,这一思想是通过叶尔马科夫大尉与师长伊维尔扎夫的矛盾来体现的。作家没有简单化地将伊维尔扎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作家反对在作品中写什么“正面”和“反面”人物),他在性格上与叶尔马科夫也有许多相近之处。他忠于职守,意志坚强,刚毅勇敢。但是,他的最大的弱点是对人的冷漠。在小说里写两个营深入敌后,在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他只是发出“坚持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他所坚持的逻辑是“复杂艰苦的形势要求营队这样

①② 《苏联当代作家谈判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3 页。

做。”这里显然有一定程度的漠视战士生命的味道。营长布里巴尤克不无针对性地说：“我想，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指望的是俄罗斯幅员广阔，牺牲个一二百人有啥重要呢！”叶尔马科夫最不能容忍的是在师长眼里，“人”有时只被当作数字。当他和四名战士死里逃生，向师长报告时，这位师长只是冷淡地说可以“补充”营队，这不能不使叶尔马科夫怒火中烧。他愤怒地指责师长“简直是个面包干，我不能把您看做是个活人和军官！”为了全面揭示伊维尔扎夫这一弱点，作品在其他一些情节中也作了描述。“伊维尔扎夫的话像是从扣得很工整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他是贪权的，刚愎自用的。”下属和他谈话也带有恐惧感。作品一开始写在车站上的军列遭到德军飞机轰炸，面对棘手的问题，他把责任马上推诿于他人，并让另一名上校处理善后工作。与之相对照的叶尔马科夫大尉则是个充满人性的形象，他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有时，他对人的要求虽然十分严格，但是，这是战争要求的，在战场上，来不得一点儿虚伪的柔情。如叶萎申中尉富有青年人的朝气，但他经验不足，叶尔马科夫对他的弱点一点儿也不姑息，但对他的牺牲则发自肺腑的悲痛。而且，叶尔马科夫的人性决不是抽象的。对待战场上的逃兵，他决不手软，他持枪对他们怒喝：“祖国的保卫者！退——回去！”他的信念是，不管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下，只要在保卫祖国，就不是徒劳。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在绝境中坚持领着战士突围。在《最后的炮轰》中的诺维科夫也是具有相同的品格。他与作品中的奥夫钦尼科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卫国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前夕，诺维科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明了战场的形势，深知这场阻击战后，战争将进入尾声。如果他能活下来，正如古利卡少校所说“你将前程似锦……”但是，诺维科夫没有背这个包袱，在战斗中，他一如既往，仍每时每刻出现在危险的岗位上。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接回伤员，在刚刚得到莲娜的爱情不久就在炮位上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奥夫钦尼科夫当然不能笼统地说他是什么“反面”人物。但是，他的突出弱点是“自私”和对人的“冷漠”。在战争中，特别是在胜利前夕，他为自己想得多了（小说是以他过二十六岁生日

开始的),他对莲娜的追求也带有利己主义的私欲。为此,莲娜才鄙视他。由于他的这些弱点,他在关键时刻“脆弱”了,没有顶得住。他丢下受伤的战友,包括追求过的莲娜脱逃了。后来,他在仓促返回时又成了德寇的俘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还有好多事未做好,但是,这一切已成了千古遗恨。诺维科夫身上崇高的人性还体现在他对生命的价值观上。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在战场上如果不能对别人负责时就失去了价值。战士列麦什科夫由于长期脱离战斗,在战场上产生了恐惧心理,他想逃避执行危险任务。诺维科夫不能原谅他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战友的危险上,为此,他坚持让列麦什科夫执行命令。后来,列麦什科夫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这时诺维科夫内心充满了喜悦。

突出人道主义,描写人性美,宣传尊重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两部作品也鲜明地带着时代特征。为此,我们说这两部作品并不是什么宣传“战争恐怖”“和平主义”之作,歌颂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它们的主旋律。

这两部作品作为“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确实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这一点既是对卫国战争以后一个时期文学上存在的“无冲突论”公式化、概念化的批判和否定;同时也是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正如苏联评论家所说,如果不写战争中的流血牺牲,就是对读者的欺骗。如果我们翻开托尔斯泰的《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你所看到的战争,“不是军容整齐的队伍、激昂的军乐、冬冬的战鼓、迎风飘扬的旗帜和跃马前进的将军,而是战争的真实面目——流血受难、死亡……”邦达列夫的这两部作品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在《最后的炮轰》里有这样一段关于火炮阵地的描写:“拉嘉上士的炮架在萨普雷金的炮位右边四十米远的地方。诺维科夫跨过被炸弹炸去一半的胸墙,眼前是一个骇人的由纵横交错的弹坑形成的大地穴,月光凄惨地洒在上面,他不由得产生一种空旷无人的凄凉感。大炮斜躺在这个大地穴里,护板被炸碎了,复进机掉了下来,炮位打开着,悬吊着,大

炮的后部有个又圆又大的窟窿，好像一个呼喊救命的人张开的大嘴。德国梯恩梯的臭味好像凝固在一只硕大的杯子里，经过一天一夜还未消散。”“这里的一切叫人毛骨悚然，处处血迹斑斑，目不忍睹，死者血肉模糊，根据衣服和面孔是根本无法辨认的。”邦达列夫还师承托尔斯泰，在作品中真实地揭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人的复杂心理活动。托尔斯泰在《伐木》中深刻地挖掘了在死亡面前俄罗斯士兵的灵魂。邦达列夫因为自己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他十分熟悉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脉搏。在《营队请求火力支援》中写了叶尔马科夫大尉领着二十一名战士在绝望的境遇下突围时的心理活动，当时，他只能凭对祖国的热爱、对人的责任感果断地做出决定。面对死里逃生的战友，不能不怜恤。但是，在那种场合他也无能为力，他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痛苦的。最后，他下了决心“他不怜恤他们，也不企求良心的安慰，他只是相信：应该这样——为了这孤注一掷的行动，必须毫无情面，只有这样对于这些受尽折磨失去信心的人才会有一条出路。”

邦达列夫作品的“真实性”是和单调、简单化不相容的。作家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营队请求火力支援》中的瞄准手叶留金是位能工巧匠。在炮火连天的时刻，他也不肯丢掉自己点石成金的手艺，他经常给战友们修各种表。表面看起来，他的举动与战争的环境显得不大协调，但是，却揭示了劳动人民那种淳朴、以劳动为美的享受的高贵品格。这一形象使我们回忆起托尔斯泰《伐木》中的维仓楚克的形象。那是一个多么能干的裁缝啊，他以给别人带来幸福和温暖为乐，在他身受重伤，即将辞别人世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我给苏里莫夫中尉缝外套，他给了我两个卢布。我买纽扣用了一个半卢布，还有半个卢布同纽扣一起放在袋子里。”似乎无足轻重的细节，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总之，对于“战壕真实派”作品的真实性是不能否定的。正如苏联文艺批评家所指出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关于分析卫国战争作品的‘第二次浪潮’的争论中，有些批评家不适当地把‘事实真实’同‘世纪真实’、‘两俄里缩为一吋比例的地图’同‘地球仪’、

‘战壕里的日常生活’同‘事件的全貌’与‘总的情况’对立起来。”但是“大多数参加争论的人从考虑苏联文学的实际探索和成就出发，指出在阐释这一多面性的题材上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都是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①

但是，我们肯定邦达列夫等作家的“战壕真实派”作品的现实主义并非认为它完美无缺。作品仍然是有局限性的。正如有的评论家在作品发表不久就指出的：“无可争辩，这种从战壕直接攫取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具有局限性，因为它是在一定视野范围内的真实。因此有时就不能解释阐释各方面的战争真实。”^②这种文学作品为卫国战争题材是起过开拓作用的，但它不可能较长时间地成为反映战争题材的主要形式，它必然成为一个过渡，军事文学也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需要向纵深发展，为此，不久便出现了“全景文学”和第四浪潮的新作。邦达列夫本人也在六十年代写出了《热的血》这部“全景文学”的代表作。

邦达列夫的以《最后的炮轰》为代表的“战壕真实派”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长处。邦达列夫素以文笔简练、优美、准确著称。在作家笔下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栩栩如生。如在《营队请求火力支援》中的别林茨金兄弟，那对莫斯科小伙子、双胞胎，虽然对他们着墨不多，但是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烙印。他们在牺牲前还依偎在一起，受伤的别林茨金（分不清是哥哥还是弟弟）用手臂护着同胞兄弟的胸膛。这不能不使读者热泪盈眶。同时，作家非常注意创造准确的氛围，把它们揉和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表现作品的美。作家本人曾在《巨匠》这篇回忆短文中谈过巴乌斯托夫斯基对他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他说：“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书对我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影响。不仅是由于作家所塑造的人物都那么纯洁、高尚、英勇，不是一些蹩起脚来装大个儿的角色，同

① 见《苏联的文学争论》B、罗果文、C、马申斯基载《世界文学》1985年6期282页。

② 见柯兹洛夫《尤里·邦达列夫》（收入《营队请求火力支援》一书前言，莫斯科艺术文学出版社，1966，第9页。

时还在于作家创作了独特的氛围、情绪,有时是物质世界,它们是围绕主人公的‘空气’,是非常迷人的环境。没有了它,主人公就会显得平塌塌的,黯淡无光。这是一种使人炫目的光的闪烁。是声、色、味、韵的准确的结合——它是音乐中的调。这在我们文学中具有罕见的使人羡慕的力量。”邦达列夫本人也是循此而不断探索的。在《营队请求火力支援》中有段描写叶尔马科夫带领战士孤军深入敌后的文字。作家创造了一个阴森、凄凉、神秘的氛围,使它成为主人公身边的“空气”,它连同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内心世界融会在一起,变成一股具有强大感染作用的合力。“他们都沉默不语,通过湿漉漉的、光秃秃的灌木丛,一下子停了下来……森林到头了……前面处处溢满了使人惊恐不安的月光,洒在荒芜的田野上,洒在黄铜色凝然不动的河流的拐弯处,洒在黑色的干草垛后面,洒在小木桥上,洒在坐落在河旁死气沉沉的农舍的窗玻璃上。没有听见一声狗叫,也没有听见井台打水的吱嘎声,在有霜冻的秋天的空中也没有一缕炊烟,一切都在月光里哑然无声,毫无生气,只有风刮着,像群野耗子在收割过的田地里窜行,发出沙沙的响声。”这段描写很准确地表现了营队战士在艰险莫测的环境中的心境。在这氛围里我们似乎能觉察到战士们的气息,听得见他们心脏紧张的跳动,因为人和这外部世界已融为一体了。

对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对待邦达列夫这样的名作家,我们也仍然可以发现在这两部作品中还有不足。这两部作品的个别人物形象显得虚弱,甚至有重复之嫌。如两部中篇小说里都有卫生员形象,舒拉和莲娜虽然都有其个性,但她们相同的地方多,这势必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我们结合作家后来的作品,特别是八十年代的两部新作《选择》和《人生舞台》来看,作家在描写人物上,较比五六十年代更有提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有抒情题篇集《瞬间》也是一部著名作品。

本书译稿完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本来即将付梓前因某种原因而被搁滞,作为苏联文学的教学、研究者为自己的劳动付之东流和不能发挥作用而惋惜,然而只能无奈。也许是缘份,南方出

出版社了解了此情况,对这部译作的认可和出版使我产生难言的感激之情。在本书问世时,我还要诚挚地感谢已经过世的韩志洁教授。当时我和韩老师研习普布金,并共同从事翻译工作,本书译稿有多处是请教她而敲定的。一九九一年我去彼得堡看望她时,她还曾遗憾地谈到这部译稿,今天本书面世了,然而遗憾的是不能呈现在她面前,令我戚戚然。回忆起十载左右的亲情般的友谊,从先生那里学得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在我的心底永存她的一颗慈祥的心。

给你们留下我的遗言，
愿你们生活美满幸福。
满怀着忠心与热忱，
继续为祖国服务。

悲痛时，不要垂头丧气，
要保持高傲与自豪。
在胜利喜庆的日子里，
也不要枉自夸耀。

兄弟们，千万要珍惜，
那神圣的幸福。
要铭记我们的手足战友，
他们曾为它把生命献出。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

目 录

译 序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3
第 三 章	23
第 四 章	35
第 五 章	49
第 六 章	55
第 七 章	74
第 八 章	81
第 九 章	92
第 十 章	108
第 十 一 章	122
第 十 二 章	136
第 十 三 章	145
第 十 四 章	172

第一章

半夜十二点，诺维科夫大尉去查岗。

他沿着高岗在漆黑的夜色里走着。风在松树林梢呼啸，一阵紧似一阵。从喀尔巴阡山脉袭来的北方寒流恣意逞雄，好像整个高地都在这气流的不断打击下痛苦地悲鸣。能闻到雪的气息。

在德军前哨阵地的上空稀疏的照明弹透迤而起，狂风将它们刮落，颤抖着落在附近的半圆形的黑沉沉的高地后面。机枪沉默着。右边低地，即波兰的卡斯诺市，城市的上空无声地闪烁着火光，接着这模糊的火光熄灭了，好像是被这狂风刮灭的。

在黑暗中诺维科夫既没有看见大炮，也没有看见哨兵，他两手插在口袋里走着，风狂暴地掀起他的大衣下摆。在这阴沉、寒冷的喀尔巴阡山，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孤独、寂寞感。一周来，这种种寂寞感不止一次地袭来，而且总是在夜间，在那短暂的万籁俱寂的时刻。这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在四天之前，攻占卡斯诺市时，他的炮连第一次有九人同时阵亡，其中还有驾驶排排长。对此，诺维科夫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自己。

“哨兵！”他停住脚步，厉声喊道。根据说话声他判断前边是一排在高岗的山坡上挖的窑洞。

没有回答。

“哨兵！”他声音更大些喊道。

“啊！”在窑洞入口处一个什么黑糊糊的东西一动，苫布窸窣作响，在黑暗中有人用压低的声音反问道：

“啊！谁在这儿？”

“你这个‘啊！’是啥意思？真见你的鬼！”诺维科夫气冲冲地骂道，“你在玩捉迷藏吗？”

“站住！你是什么人？”哨兵过分严厉地大声问道，同时把自动步枪的枪栓弄得噼啪直响。

“您大概才醒过来吧？那这窑洞里在吵什么？”诺维科夫仍带着不满的声调问，“您怎么不吱声啊？”

“奥夫钦尼科夫在发什么议论，大尉同志，”哨兵怯生生地咳了一声，吞吞吐吐地回答说：“不知为啥他们大吵大闹的。”

诺维科夫推开了窑洞的门。在低矮的窑洞顶盖下人声鼎沸。窑洞里烟雾腾腾，德国油盏的紫色火焰像是飘浮着，连桌边和铺板旁的战士的黑红色的脸膛儿也显得模模糊糊的一片。大伙在七嘴八舌地吵嚷，一根又一根地猛吸烟卷。一排排长奥夫钦尼科夫中尉敲敲桌子，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他那好看的薄嘴唇显出一副自尊的表情。他漫不经心地将沉甸甸的枪套往胯骨上一推，端着斟满酒的杯子，声音嘶哑而又温柔地喊道：

“别吵了，还是干杯吧！为莲娜奇卡^①干杯！啊，怎么样，弟兄们？一起干！”

话音一落紧接着是一片狂呼，但马上又戛然而止。大家看到了诺维科夫一声不响地站在窑洞门口。他用目光慢慢地扫了士兵们一眼。

“这地方也可以说是硝烟弥漫了！”他皱着眉走到桌边说，“卫生员也在这儿吗？”

人们知道，这儿离德寇前沿阵地只有八百米左右，但是人们也忍不住要开开心，对此诺维科夫并不惊奇。他所惊奇的是：在这呛人的马合烟的烟雾里，在这使人发昏的吵闹声中，卫生员莲娜·科拉斯科娃竟然坐在铺板上。她坐着，双手抱着膝盖，前仰后合的，同醉得迷迷糊糊傻笑着的司日炮手利亚加洛夫交谈着，发出阵阵低低的带着颤音的亲切的笑声。

“吓，她笑得够销魂的了，”诺维科夫不无激愤地思忖道，“她保准是喝醉了，要不就是想在奥夫钦尼科夫中尉跟前卖俏。她怎么这么干呢？”为了更加表现自己对这轻佻的笑声的反感，他很快地瞧了她一眼，又看看奥夫钦尼科夫，然后问道：

① 莲娜奇卡，为本文中一主人公莲娜的爱称。

“你们搞什么名堂？举行婚礼吗？”

他这话当然说得很鲁莽，大伙一下子哑然失声，而莲娜困惑地瞥了他一眼，突然轻盈灵活地从铺板上跳起来，从桌子上抓过一只杯子，走近诺维科夫，那双带着笑意的眸子闪着光彩，冲着诺维科夫的眼睛说道：

“是的，正是这样，”她点点头，又说道，“这儿在举行婚礼。请您祝贺我和奥夫钦尼科夫吧。奥夫钦尼科夫中尉！”她命令道：“给大尉拿酒来！”

诺维科夫顿时哑了。看来，她并没有醉（其实，也闹不清），她那双清澈有神的眼睛大胆地把他从下到上打量一番，只见她衣领里的脖颈显得纤细、温柔、妩媚，呢制服里的胸脯丰满而又不很高地隆起，腰上束着宽宽的皮带。

诺维科夫已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被卫生员经常的大胆的挑衅搞得狼狈不堪。他觉出自己在默不作声的战士面前红耳赤，越发有火气，为此，他厉声说道：

“您总是开这种不高明的玩笑，卫生员同志！”

接着他转向奥夫钦尼科夫中尉，以命令的口气说：“停止！你们这是寻什么开心？有什么高兴事？全都给我睡觉去！”

奥夫钦尼科夫中尉自尊地稍稍眯起那双明亮的已毫无醉意的眼睛，看着杯中没喝完的酒，问道：

“您这是怎么了，大尉同志？今天是我的生日，您知道吗？满二十六岁。利亚加洛夫，给连长满上！大尉同志。我们来喝个痛快，怎么样？让它整个欧洲都硝烟弥漫吧，啊？”

司炮手利亚加洛夫是个已近中年的战士，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瘦削的双腮长满了黄金色的硬胡茬子，腼腆地看看奥夫钦尼科夫，又瞧瞧连长，犹犹豫豫地从军用水壶里倒满了一杯酒，递给诺维科夫说：

“大尉同志，您别嫌脏，这……挺干净的啊！”

利亚加洛夫向来被认为是个滴酒不沾的人，而如今他来劝酒了，这一下子可使得诺维科夫恼火了。他一边推开利亚加洛夫的

手,一边冷笑着说:

“恭喜你们!”他稍稍弯着腰向门口走去。

他已经走到了门槛,觉得背后是令人难堪的寂静。他感到不快的是刚才在窑洞里。他给他所喜爱的奥夫钦尼科夫排的战士们留下了冷冰冰、气冲冲的印象。他知道,莲娜被男人们的经常的追求宠坏了——这一切,不消说,都和她在团侦察队服役时的事有关。她是在她那件不明不白的罗曼史发生后两个月左右来到连队的。关于她的风流韵事,连无所不知的团部文书们也守口如瓶。但是流言蜚语还是不胫而走:说她打了团长副官的耳光,还差一点用枪毙了他。但是,诺维科夫不太信这些事。还有一些传闻说有枝有蔓,说她和侦察兵们的关系暧昧。(诺维科夫看见她苗条的身段,她那被制服勾勒出的端庄的,但仍显风骚的胸部,还有她微笑时从眼中射出的光彩,似乎都有种特殊的東西。他常听见她的笑声,在这笑声里似乎也偷藏着一种邪恶,他每每感到有种病态的忿怒冲撞心头。之所以如此,在于,看来她对所有的人都所向披靡,但对于他嘛,此路不通。为此,在这个新的卫生员刚来连队的头几天,他就给她来个下马威,对她冷嘲热讽,有时甚至当着她的面说些挺够劲的粗话,他心里寻思——你也不是什么圣洁仙子,别装模作样了!但是,过后当他一个人躺在窑洞里,回想起自己当着她的面,好像她不在场似的骂人的情景,又觉得心神不安。总之,这个女人在连队里使他受窘,使他觉得碍事。但是,他又觉得即使她不在场,也好像总是近在咫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她的大胆和说话的声音会使他受到这种突兀的说不清楚的刺激。)

诺维科夫走出窑洞,长久地伫立在秋夜的黑暗里,任凭寒风吹拂着他。一缕愁思涌上心头。如今全连只剩下了二十名战士,他理应多给大伙一些温暖和关怀,可是,偏偏这时他又使大伙,还有莲娜受了委屈。这一思绪颇使他如负重担。

风在耳畔呼啸,在松涛的低沉的呼呼声中,诺维科夫又仿佛听到了醉汉的嘈杂声;在窑洞里这些人在狂饮,在大笑,好像完全忘记了昨天刚刚埋葬过自己的战友。诺维科夫觉得一股熟悉的悲戚